

第一章 资智篇

乾隆皇帝为何能在十二岁时，就得皇祖康熙和皇父雍正的宠爱和独钟？他虽出生在太平之世、安逸之朝，为何能克己励精，文治武功双全，带领大清臣民共创“康乾盛世”呢？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而乾隆又为何维大清于不衰，造清朝之全盛呢？这自然与他自小机警聪明、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勤奋上进分不开。

○欲得人赏识,须练就过人之才

由于子孙众多,当乾隆帝在雍亲王府长到 12 岁时,他的祖父康熙竟还不知道有这个孙子,这对于平民百姓之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对于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皇帝来说并不足为怪。

康熙的孙子算出来就有 97 个,另外还有一大批孙女,这么多人,各居一处,终日忙于政务的康熙别说都见到,有的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乾隆在 12 岁之前就属于这种情况。乾隆帝弘历在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于雍亲王府,当时虽有几个哥哥先他而生,但都早殇,在世的仅有弘时一人。因此,弘历虽排行第四,实为次子。在他后面又有诸多弟弟出生,但也大多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弘昼、弘瞻二人。

弘昼与弘历同岁,弘瞻是在雍正十一年出生的,雍正死时,他还在襁褓之中。因此,在政治生活中雍正诸子可能发挥影响作用的仅有弘时、弘历、弘昼三人,也就是说未来的皇帝只可能从这三人中产生。并且由于弘时“性情放纵,行事不谨”被父亲深恶痛绝,在雍正五年即被削除宗籍,这时只有弘历、弘昼二人是皇位继承人了。

乾隆帝弘历在出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虽未被重视,然而其父亲雍正早已看准年少的弘历将来必大有作为,他相信皇父康熙也一定会喜欢这个聪明机智的孩子。于是,在康熙

六十一年三月，雍正邀请皇父康熙帝到御赐的圆明园游赏，对弘历一生有重要影响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雍正在康熙赏花的间歇里，请奏四子弘历见驾，康熙看到弘历时，发现他容貌俊秀，聪慧出众，便异常喜欢他。接着，康熙又向雍正了解弘历各方面的表现，并把弘历的生辰八字要去。在当年的万寿节刚过完时，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宣谕要将弘历带回宫中“养育抚视”。在宫中，康熙亲命孝懿仁皇后之妹、贵妃佟佳氏和妃瓜尔佳氏精心抚育。如此优遇，大大超过了其他皇孙。试想乾隆若不是短短的时间内在康熙面前表现得聪明绝顶，应对得体，乖巧可人，一世英明的康熙怎么会这样垂青于一个 11 岁的孩童呢？乾隆见祖父康熙第一面，竟能换得如此深刻的惜爱之情，可见乾隆少年时已颇懂大体，知道老皇帝面前的一番表现对自己的前途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其悟性可见一斑。

如果由此来说，乾隆只是凭一面之缘而博得康熙宠幸，未免夸张和浅薄。那么在乾隆与康熙相处的短短半年之中，我们来看看弘历是怎样凭着乖巧机灵，得到康熙赏识的吧。

一次，在陪康熙去观莲所内赏莲时，康熙让弘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并且让他解释其中含义。年仅十二岁的弘历毫无惧色，不仅背诵流利，还能融会贯通，解释透彻。祖父康熙听了频频点头，赞不绝口，从而对弘历更加喜爱和看重。更让其他皇孙眼羡的是，年已六十九岁的康熙还亲自为弘历讲课，“亲授书课，教牖有加”；朝夕训迪，过于诸皇孙”。

康熙喜欢弘历，还因他不仅文才过人，而且娴熟武事，小小年纪，已能挽弓射箭驰马；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由于喜爱他，康熙还亲自教弘历射箭传授

要领，并夸他多有祖风。为了让这个可爱的皇孙得到全面培养，康熙让弘历向善用火枪的皇十六子允禄学习火器，初次练习胤禄在一百步外缚一羊，弘历一枪毙羊，康熙得知后，十分高兴。康熙还让弘历向皇十二子贝勒允祜学骑射，乾隆勤学苦练，技艺日增，不管是在圆明园练射，还是在南苑行围，常屡发屡中。这个垂髫的男孩如此英武，周围的人没有不称赞的。

一次去南苑狩猎，康熙亲自在南衙门官门口考试弘历的枪法，因竖立的靶子较远，弘历还是孩子，抬不动沉重的火枪，枪中放置的弹药较少，因药力弱，并未打到靶子，却似有神助，弹药落地后反弹，仍打到靶子上。康熙对此大加赞赏，还赐他一支“旧准神枪”，乾隆帝弘历一生把它视为至宝珍存。

弘历时常跟康熙去围场狩猎，行围前，先竖靶子，康熙让他表演给侍臣们看，十二岁的弘历左右开弓，连发五箭都中了靶，使得祖父康熙高兴极了，赐给他皇马褂，以示鼓励。在行围开始时，康熙用枪射到了一只熊，熊已倒地很久，他以为熊已被打死，命侍卫带弘历去射熊，本意是让他博得“初围获熊”的美名和吉兆，有意对他特别培养，不料当弘历刚上马欲行，熊突然起来奔走。身为孩童的弘历面临险境，毫不惊慌，“控辔自若”。康熙赶忙再发一枪，将熊击毙。回到帐中，一场虚惊之后，康熙深为感触地对身边的温惠皇贵太妃说：“此子诚为有福”并且“福将过予”意思是：这孩子很有福，命很贵重，他的福泽恐怕还要超过我呢。

祖父康熙帝对弘历的宠爱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为他将来荣登皇位，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先声。在如此多的子孙中，康熙对弘历“恩逾常格，情有独钟”。日后亲政的乾隆为此曾作诗回忆祖父的恩宠，说：“当年诸孙行，惟我承恩”

最。赐居亭畔室，虬枝森一带。盛夏如秋深，日夕静相对，稷稷吹衣襟，各种守清泰。转瞬成夕游，感企瞻图画。”

康熙六十一年秋天，弘历随侍康熙到避暑山庄，住在“万壑松风”轩内，弘历在其中读书，朝夕接受康熙教诲。虽然，他仅和祖父在一起生活才半年的时间，但在这段时间里，祖孙感情十分融洽。康熙读书写字、批答奏章、接见官员、传膳设宴，弘历都不离左右，甚至讨论军国大事，他都不用回避。弘历曾写道：“日觐天颜。绋几翻书，或示章句；玉筵传膳，每赐芳饴；批阅奏章，屏息侍旁，引见官吏，承颜立侧。”

康熙在日理万机之暇，浏览史书或亲洒翰墨，给年幼的弘历以耳濡目染，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弘历在一旁偷偷观看，无比仰慕，祖父的书法，他却不敢索要。康熙看在眼里，就书写了一幅长卷、一幅横卷和一把扇子。聪明过人的弘历不但能讨祖父喜欢，对父亲雍正也极为体贴，凡康熙有所赏赐，皆持以告父，宝而藏之。”

有一次，当康熙在避暑山庄泛舟游览时，弘历在“万壑松风”轩看到龙舟渐近，自岩壁间急忙跑过去请安，康熙害怕他跌倒，就在船上高喊孙子的名字，要他小心慢走。停船后，康熙抚着爱孙连连说道：“有点闪失可怎么得了。”可见康熙对弘历爱护之情确非寻常，这些关爱也在弘历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曾感慨地回忆说：“即今步履偶借扶，那复腾踰健如昔，白头宫监消磨尽，只有岩松足为质，左右无人知此者，六十年遥迅瞬息，而我勿言更难言，永勖惕乾酬祖德。”

康熙帝常率诸皇子到热河游玩，在此，胤禛等皇子各有各的赐园，胤禛的赐园是狮子园。每隔十天半月，康熙就让弘历回去看望父母。一次，康熙驾幸狮子园，在园中进膳时，

他指名让弘历的母亲进见，这对于皇子的妻室来说是格外荣幸的事情。当康熙仔细端详了弘历的母亲钮祜禄氏后，连连称她“果是有福之人”。古时母为子贵，康熙称弘历母亲有福，那么，其子必贵重有为，如此看来，弘历的乖巧换来的可将是清基业的基业了。

皇祖对弘历如此垂青，皇父必更加宠爱。按大清常理，往往以母亲的身份高低和孩子的年龄大小来定诸皇子的地位。若这样，弘历根本就排不上号，他的生母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十三岁嫁给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地位并不算高，只是一个“格格”而已。雍正执政后，封钮氏为熹妃，进熹贵妃，名份仅在皇后之下。弘历的三哥弘时，其母为知府李某之女，被封为齐妃；他的三弟弘瞻之母刘氏被封为谦嫔；他的五弟弘昼之母耿氏，虽和钮氏一样是“格格”，但雍正也非常宠幸她，被封为裕嫔、裕妃。雍正这四位皇子的母亲中，只有钮氏被封为贵妃，可见雍正意属何人了。并且从这些方面也可看出，弘历之所以得宠，并不是靠其生母和其他什么外在因素或偶然的机遇，而是完全靠他自己的天资和才干来博取皇祖之爱的。

一个久御朝政、威慑四海的有为天子，对一个小小皇孙能如此特殊的培养、照顾和宠爱，必然会被满朝文武所揣测，他们必然会理解这些行为的深刻含意，也就是它在康熙择立嗣君问题上将起到异常重要的作用。礼亲王昭璘为此专门写了《圣祖识纯皇》短文，评论道：“由是圣祖即康熙益加宠爱，而燕翼之贻谋，因之而定也。”

○ 要想获得众人的承认和推崇，必先赢得众人的爱心

少年弘历，深得祖父康熙的厚爱，这在当时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并让他终生难以忘怀。但只有祖父喜爱他，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当天子，必然要有众多臣子的关爱和推崇，才能顺顺当当地坐上皇位。更为重要的是要得到父亲，也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父皇雍正的喜欢，才能大展雄才，弘历在这一方面也做得非常好。

·如前所说在弘历当年被召进宫中随侍康熙的时候，康熙派皇二十一子允禧和皇十六子允禄教乾隆骑射和火枪，这时候，乾隆以其乖巧和两位皇叔相处得很好。允禧后来说到当初他们叔侄二人相处的情景说：“王（乾隆）年方舞勺而予齿亦埒，相对甚欢。”当时康熙对弘历的宠爱影响是很大的，即使对雍正胤禛不满的康熙诸子，对弘历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加以厚待。弘历也承认：“皇祖圣祖仁皇帝（即康熙）特命予随侍宫中，承欢侍颜之暇，每得追陪诸叔父，诸叔父推皇祖爱育之勤，咸美视予。”

虽然并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明康熙帝是因为宠爱弘历而传位胤禛的，但有一点却比较明确，那就是，这种祖孙相悦的亲情使弘历在皇室和朝廷中具有了特殊地位。聪明过人的弘历在对待父亲雍正的继位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明智，在胤禛当

上皇帝之后，他对社会上对其父亲合法性的怀疑，用康熙对自己的宠爱为证据加以驳斥，他说：“皇祖之孙百余人，其中聪明才识，好学博闻，年长于弘历而任事于朝者，彬彬济济。弘历年甫弱龄，性复钝鲁，顾特被恩宠迥异他人者，岂非我皇祖捭爱我皇父之心，比诸孙独挚乎？”在乾隆已继皇位时，他仍坚持祖父是因为宠爱自己才传位胤禛之说。他说：“予幼龄仰蒙皇祖恩眷，养育宫中，俾得日侍左右，亲聆训言，盖圣鉴洞烛至今，隐有付托之意。”

由于弘历少时的特殊经历，在雍正即位后，众臣普遍认为弘历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在雍正赐死儿子弘时之后，弘历便成了雍正最大的儿子，以中国封建时代立嫡立长的传统观念来看，弘历自然多有可能继承皇位。更为重要的是，弘历自小聪慧受皇祖父所爱，这段历史又是他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再说，当时雍正的两个孩子弘历和弘昼同岁，但他只把弘历引荐给康熙，而弘昼却没有得到这种优待，可见乾隆是为两代皇帝都宠爱的。

弘历能被雍正所喜爱，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雍正皇帝曾不顾亲情置亲生子弘时于死地，可见他的反复无常，而弘历却能平安无事的从他十三岁被雍正密立为皇太子，并历经三十年没有改变，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虽然，有可能因弘历被皇祖康熙所爱，并由此对雍正的继位起了极大作用的缘故，弘历才被雍正也尤其宠爱，但弘历身为皇子，做事小心谨慎，并且当收到皇祖父康熙的赏赐时，总是要跑去送给父亲，让其珍藏，从这一点上看，弘历不愧是个有心计的人。

雍正本人也不否认选弘历为皇位继承人与康熙有关，他在遗诏中说：“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

皇考即康熙 诸孙之中 最为钟爱 抚养宫中 恩逾常格。’所以，他在雍正元年便秘密立弘历为太子。虽然雍正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秘密建储制度，并未公布储君姓名，但许多人已认定未来的帝位非弘历莫属。

和硕果亲王允礼就直言不讳，认为弘历承康熙、雍正之身教 为帝王之资 他曾写道：“皇四子幼侍圣祖仁皇帝 特荷慈眷 朝夕训练 且见我皇上视膳问安 致爱致敬 无事不与往圣同揆 至性熏陶 耳濡目染 由是体诸身心 发于言动者 不待模拟 自成方圆 夫圣经贤传所以勤勤勉勉 诱翼万世 其道无他，父子君臣之大伦而已，皇子性资乐善，于道德仁义之根源，既得之圣祖之渐涵，复申以皇上之教谕，而又切磋于师友，研极于诗书 早夜孜孜 日新其德 故发为文章 左右逢源 与道大适。”这段话是说弘历如何好学而聪慧 并且秉承康熙、雍正之风，是一位能成大业的人。

乾隆的弟弟弘昼也对哥哥极为佩服，他曾写道：“吾兄随皇父在藩邸 朝夕共处 寢食相同。及皇祖见爱 养育宫中 恪慎温恭，皇祖见之未尝不喜，皇父闻之亦未尝不乐 …… ”从中可窥出弘昼对哥哥受优待也毫无芥蒂之心。

雍正八年，还是普通皇子的弘历所作的《乐善堂全集》写成，朝中的王公贵族和硕果亲王允礼、庄亲王允禄、朔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纷纷为其作序，文中谀词充斥，虽未称弘历为皇太子，但实际上已把他当做皇太子来看待了。

雍正在世时，他的言语和行动已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要重用弘历的意思。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单独召见弘历，并赐给他祭祀祖宗用的一块小牛肉，这种特殊的礼遇，非同寻常。弘历当时也明白 他回忆说：“雍正元年正月 皇考即雍正帝 召予

至养心殿，以肉一胾赐食，而和亲王（即弘昼）未与也。予尝之，味纯美而不辨何肉，皇考亦未明谕，敬识之勿敢忘。践阼后，回忆是日正祈谷礼成后，圣意必以初元郊祀，将予后日忝承大宝，上千昊穹，付托之重，已定于此时矣。”

在此后不久，雍正又命弘历代替自己去祭礼皇祖康熙。当时乾隆才十三岁。他后来说：“命予恭往代祭，实不无深意也。”

雍正不仅有意让弘历做太子，并且还常给他一些其他弟兄没有参加过的事情让他经受锻炼，为以后临政打下基础。一般来说，只要被封为皇太子了，就不能再封亲王之类，弘历在十三岁被密封为皇太子，但雍正仍封他为和硕宝亲王，意在“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这就是说，雍正为了使乾隆进一步参预政事，增长才干而封他为宝亲王，并且还说明弘历很早就已被雍正所赏识并表现出了一定的才干。用雍正说过的话来证明，即“皇四子素为皇考康熙钟爱，今年岁已二十外，学识增长，朕心嘉悦。”

和乾隆一块被封为亲王的他的弟弟弘昼，被封为和硕和亲王，从兄弟二人封号中的区别“和硕宝亲王”和“和硕和亲王”，一个“宝”字，足可见雍正的用心。在被封为宝亲王后，弘历参加的各种礼仪活动大量增加，并且还参预了一定的政治军事活动，自然也了解了当朝大臣的各种事务。这充分说明此时乾隆已受到了真正的重视，并且对他的锻炼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自然，弘历很早就明白了父皇的心思，但他却从未骄纵肆为，不像康熙时期的皇二子胤初，虽然也聪明俊秀，能文能武，康熙对他也十分宠爱，不料长期的皇太子地位使他“肆恶

虐众 暴戾淫乱 专擅威权 纠聚党羽 窥伺朕 康熙 躬起居动作”。权力的争夺已使康熙与他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最终，康熙废掉皇太子，把胤初监禁起来。后来康熙心存仁慈又放了胤初并复立为皇太子，而他仍然不改前非，很快纠集起旧势力，迫使康熙不得不再次废黜太子。从这件事上看，弘历做得就极优秀，这虽然与雍正的严加管教有关，但若不是弘历自己能克己利律，深明大理，知道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又不应该做，那么，他的下场亦会像他皇二叔那样了结。

客观上来看，乾隆之所以能得恩宠并当上皇帝，也不全是因为其皇祖父和皇父对他宠爱有加的缘故，他自身突出的智慧、才华和学识才是真正登上皇位的资本。不过，他在皇祖父面前的乖巧聪明、在皇父面前的隐忍懂事等等，对他的前途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资再高，也要求学；地位 ○再高，也要尊师；饱读诗书 且善求师者，才能具德具才

历史上，大凡圣明的帝王，没有一个是未曾投拜过好老师的。黄帝曾求学于大颠，颡顛曾就教于录图，尧学于严寿，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威子伯，文王学于子期，武王曾学于虢叔。这些君王，如果不曾受教于这些老师，他们的功也就很难说会大显于天下，他们的声名也未必就会在史籍

上记载流传。

乾隆皇帝也是如此，他的老师也有好几位，正是这些启蒙他和教育他的名师，引导他走上了圣明君主的道路。

乾隆皇帝六岁时开始读书，刚开始也没有固定和正式的老师，到了九岁时，雍正请了福敏作为儿子的启蒙老师。福敏是翰林院庶吉士，康熙三十六年的进士，他推崇宋朝程朱理学 为人方正耿直 宽容有度。《砖传集》中说到福敏“严气正性 凛不可犯 习之处 开心吐怀 廓然无城府。”

福敏对乾隆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并且教读有方，乾隆对他十分尊重。在《怀旧诗·龙翰福先生》一诗中，乾隆帝写道：

忆年舞勺岁，皇考抡贤师。
即从师授经，讷惟习少仪。
循循既善诱，严若秋霜披。
背诵自幼敏，匪曰谄徇齐。
日课每速毕，师留为之辞。
以此信多信，忠益平生资。
谁知童时怨，翻引老日悲。
不失赤子心，能无缱绻思。
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基。

在康熙和雍正朝，福敏一直官运不佳，起起落落了很多次。也许是考虑到这一原因吧，乾隆一登上皇位，马上就把福敏封为武英大学士 并加太保衔。乾隆帝还说：“先生服官 政绩无所表现，而方正严惮，且能多方诱迪，于课读为长。余初就外傅，始基之立，实有以成之，故每追念不置云。”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一生都对福敏的启蒙之恩感激不止，此亦为人之德。

在乾隆年龄大了点之后，其父雍正皇帝正式在乾清宫附近设立了上书房，并制订了教育皇子的严格制度，还聘请了朝中硕学大儒作为乾隆的老师。

皇子的师傅，自古就很难选择。周成王年幼，周公和召公被任为太傅、太保，成王的周围都是贤人，于是成王天天耳濡目染，接受良好的教育，其仁义道德日益长进，最后成了圣君。秦朝的秦二世用赵高做他的老师，赵高教给他的都是苛刑峻法及秦二世继位便诛戮功臣屠杀宗族残暴酷毒秦很快就灭亡了。雍正帝很注意为皇子们选择良师，在他所聘请的老师中，有精通满语的专家徐元梦，有最受皇帝宠信的大学士张廷玉，还有通晓水利的专家嵇曾筠，著名的理学家朱轼、蔡世远等。

乾隆的老师除了前面所说的福敏、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朱轼和蔡世远之外，还有一些人也在雍正年间入值上书房，陪侍皇子读书。雍正七年就有顾成天，雍正八年有蒋廷锡、胡煦，雍正九年有邵基，雍正十年又有鄂尔泰，十二年有梁诗正，其他还有刘统勋、任启远、戴瀚等。

乾隆皇帝在后来追忆当年上书房的旧人时说：“皇考重英贤，率命书房走。鄂尔泰、蒋以阁、臣蔡珽、陈法、列卿九，胡煦、顾成天、刘统勋、梁诗正、任启运、邵基、戴瀚）来先后。其时学亦成，云师而实友，不足当绛帷，姓名兹举偶。”从这段似诗非诗、似文非文的话中，乾隆表示说这些人虽说是他的老师，实际上又可说是益友，他真正的、正式的老师是福敏、蔡世远、朱轼三个人。乾隆皇帝自称在福敏那里“得

学之基”在蔡世远处“得学之用”在朱轼那里“得学之体”。

在唐太宗时，太宗制定了皇子拜师的礼仪制度，规定太子必须出门迎接老师，应先拜老师，老师再答拜。每逢过大门，都要让老师先行；老师坐定后，太子才可以坐。给老师的信，开头要先写“惶恐”二字，最后要写“惶恐再拜”的字样。

看来历代名君都是比较重视对皇子的教育的，雍正皇帝也不例外。他命令皇子在懋勤殿向老师行拜见之礼，即彼此长揖。在他所下的谕中说：“诸皇子入学之日，与师傅备机子四张，高桌四张，将书籍、笔砚、表里安设桌上。皇子行礼时，尔等力劝其受礼。如不肯受，皇子向座一揖，以师儒之礼相敬。如此，则皇子知隆重师傅，师傅等得尽心教导，此古礼也……”

在皇子们正式拜师时，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四位先生出席，一切都按雍正谕旨进行。乾隆曾写诗说：“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皆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嵇（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他还加以注明说：“我朝成例，皇子初就学，见师傅，彼此皆长揖。皇考择此四人为余兄弟之师，命在懋勤殿行拜见之礼，示尊重也。”

在此时，王公大臣见皇子，皆又膝跪，而只有上书房的师傅可以捧手为礼而不行跪，这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尊师礼遇。

乾隆做皇子时，在这些名师指导下，熟读经史子集，悉知治国之理。作为一位满族皇帝，乾隆对汉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极为精通，这与他从小接受老师的教育和饱读中国儒家经典是分不开的。

精通诗六艺，笔淌妙文章；才学不可 ○谓之无关紧要，做一国之首长，无才 无学，语不断句，何颜于驭诲下臣

乾隆皇帝虽是日理万机，学问却渊博高深，才思敏捷，是一位能贯古今的大学者，写起诗文来，下笔如有神龙之助，令手下的臣子不得不钦佩有加，推崇有余。

在封建时代人们常说有三不朽而乾隆“立言”之不朽确实蔚为奇观。在乾隆皇帝作皇子时已有《乐善堂集》出版以后又陆续编定印出《御制诗》五集共四百九十八卷诗作竟有四万二千六百四十余首，几乎是六十多年间每天要写两首诗的，历史上还真无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堪称诗史上最高产的诗人。拿康熙年间编印的《全唐诗》来说，搜罗唐代三百年中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有四万八千万余首，而乾隆一个人的诗作竟能与《全唐诗》相比拟着实令人惊叹。他自己也骄傲地宣称：“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为艺林佳话乎？”

除了写诗之外，乾隆皇帝还用各种文体写了一千三百多篇文章编成《御制文》四集执政时所写的各种圣谕指示也被辑成《清高宗圣训》三百卷，这又使他成为留下文字最多的一位皇帝。乾隆所写的文章虽有不少是逢场作戏、敷衍了事之作，但却有许多文章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对当朝曾发生的大事，乾隆帝都写以专文纪录其始末，遇上重大的政治活动、水利建设、古籍编纂、战事发生、外交活动等乾

隆帝都要一一写下来，他的文章，也常被历史学家用来说明清朝的各项重大决策。

乾隆的很多诗篇和文章，天文地理、自然科学无所不包。礼亲王昭璘曾在《啸亭杂录》中颂扬乾隆皇帝的学识渊博时写道：“纯庙无纵聪慧，揽读渊博。……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遍万卷莫能解者，然后上（皇上）举其出处，以博一笑，诸臣莫不佩服。”

昭璘还极力称赞乾隆帝之赏鉴之精及重视珍籍，说：“纯庙赏鉴书画最精，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必甚爱惜，命画苑写御容于其上。《岳氏五经》，特建五经萃室以贮之。……”

军机章京赵翼，本来也是乾隆朝一位历史与文学大家，但他也非常赞赏乾隆皇帝的学问，说：“御制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严伊犁所撰告成太学碑文，属草不过五刻，成数千言。读者想见补动天随光景，其天下之奇作也。”

赵翼之说既有实据，看来并非只是奉承之语。赵翼还说，乾隆皇帝让臣下起草一些文章时，臣子们总是尽其全力构思起草，并斟酌修改，力求尽美尽善。可是当交给乾隆皇帝阅看时，乾隆帝往往“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

替乾隆皇帝撰文的人都是朝中大儒，像汪由敦即是乾隆曾称赞他“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大学士于敏中是乾隆朝状元。而这样的鸿学大儒的文章经乾隆皇帝一改就生色不少，可见乾隆学问之深之广。

每天忙完政事之后，乾隆皇帝经常作文章，并把起草的文章转交给有文采的军机大臣，让他们整理誊写。